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俄羅斯與烏克蘭關係

doi:10.30390/ISC.199501_34(1).0003

問題與研究, 34(1), 1995

Wenti Yu Yanjiu, 34(1), 1995

作者/Author：趙威

頁數/Page：19-3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5/0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501_34\(1\).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501_34(1).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俄羅斯與烏克蘭關係

趙 威

(政治大學俄羅斯語文系副教授)

壹、前 言

俄羅斯之哥薩克 (Kazak)，和中亞細亞的哈薩克 (Khazakhstan)，往往被混淆不清。前者是居住聶伯河之勇士、冒險家或強盜，後者乃為前蘇聯中亞細亞共和國之一，屬突厥族。

一千年前，東斯拉夫人以聶伯河畔之基輔為中心，與東羅馬帝國進行貿易往來，而促成俄羅斯文化的發祥，基輔亦即日後烏克蘭的首都。嗣由於蒙古帝國入侵、遊牧民族騷擾，烏克蘭地位式微，此三不管地帶，成為斯拉夫、韃靼、突厥等人，逃避政治迫害的天堂。彼等自組社區，且對自己選出的領袖，忠貞不貳；彼等也依政治環境的改變而先後歸順於立陶宛、波蘭、俄羅斯，並曾以傭兵方式，協助俄羅斯攻打鄂圖曼帝國及遠征西伯利亞。

俄羅斯於一五〇〇年宣布此塊地區為烏克蘭。「烏」是邊緣之意、「克蘭」是指地區、區域，「烏克蘭」之名係由此而來。

烏克蘭為反抗波蘭，向莫斯科求援。十七世紀中葉，俄羅斯接管烏克蘭，並應允保障其政治、經濟及信仰不受干涉的權利。由於俄方未信守諾言，烏克蘭則與立陶宛、波蘭共組邦聯，並爭取瑞典承認。

彼得大帝擊敗瑞典後，結束了烏克蘭自主權，在基輔設「小俄羅斯院」統治烏克蘭。此後，大俄羅斯、白俄羅斯、小俄羅斯遂構成帝俄之主體。

一六六七年，俄波兩國為解決長期爭執，瓜分烏克蘭，俄得東岸、波得西岸。一九二〇年俄國內戰時期，波蘭與俄國再度瓜分烏克蘭。一九三九年德蘇簽訂條約，俄羅斯取得波蘭所占據的烏克蘭，並劃分該區分別歸屬於白俄羅斯及烏克蘭。

十九世紀之烏克蘭，早已是工業發展、農業富庶、文化昌明地區，故對於莫斯科之俄化政策，不斷抵抗。一九九〇年蘇聯崩潰後，烏克蘭、俄羅斯及白俄羅斯等國雖籌組「獨立國協」，然俄羅斯與烏克蘭關係終難一刀兩斷，蓋因三百年歷史之依存，尤其在經濟方面，頗苦於尋出滿意解決之道也。

貳、烏克蘭追求分裂之歷史背景

烏克蘭地區原為俄羅斯文化之發源地，早期北歐維京人 (Viking) 與東斯拉夫

人曾於八六二年，在位於聶伯河南、北貿易水道交通線上，以基輔地區為中心，建立城邦式封建大公國；大公國與東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堡貿易，為東斯拉夫族的主要經濟活動。^①十二世紀下半，基輔大公國受到游牧民族的不斷侵略，造成基輔大公國政治重心開始向西南及東北地區分散，大量斯拉夫族人亦因此而由聶伯河盆地遷移至窩瓦河流域。^②又由於通往君士坦丁堡之經濟動脈受到游牧民族的阻隔及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打開另一條貿易孔道等因素，造成基輔大公國的經濟命脈逐漸沒落。^③一二四〇年蒙古入侵俄羅斯後，更徹底的將位於烏克蘭地區的基輔大公國摧毀。^④烏克蘭之俄文意義為「在邊區化外之地」，長久以來烏克蘭受到西方基督教文明與東方土耳其伊斯蘭教文化影響。^⑤俄羅斯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雖曾於一五〇〇年宣布烏克蘭為其附庸，惟並未能實際掌控此區；烏克蘭地區成為韃靼人及斯拉夫人逃離政治壓迫、農奴制度者之天堂，此群崇尚自由、冒險且長期生活在蠻荒邊區之人被韃靼語稱為「哥薩克」(Kazak)。^⑥「哥薩克」的起源已不易考證，最早期可能是指居住於草原地帶之游牧民族，其含意包括「強盜」、「騷擾和平者」及「冒險家」等，隨歷史的變遷而產生不同意義，^⑦主要是指一種生活方式而非特殊人種。^⑧事實上，早在十五世紀蒙古後裔金帳汗國瓦解之同時，烏克蘭等邊區即出現哥薩克社會團體；一四四四年，「俄羅斯哥薩克」(Russian Cossacks)，第一次在編年史內出現；彼等居住於邊區，且為俄羅斯及立陶宛大公國利用於防守邊區。^⑨「哥薩克社團」是一種融合專制、貴族制、及民主制度的混合體，且擁有自組的政府行政與軍事組織；十六、十七世紀，哥薩克隨時利用複雜之國際關係，曾分別效忠波蘭、俄羅斯或鄂圖曼土耳其等國，以追求獨立自主之權，此乃烏克蘭獨立民族主義思想之根源。

烏克蘭地區於十四世紀中曾為波蘭及立陶宛人併吞；從此，波蘭人與東斯拉夫族即為烏克蘭地區的歸屬爭奪不休。波蘭與立陶宛聯合統治期間，曾鼓勵其子民向烏克蘭地區發展，惟其效果不彰。一五五〇年，基輔地區之居民總數仍未超過五萬人。^⑩一五六〇年代，西歐需要大量穀物產品，故波蘭將烏克蘭土地分配給其貴族，並移入

註① Jerome Blum,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20~21.

註② Warren B. Walsh, *Readings in Russian History*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32.

註③ Jerome Blum, *op. cit.*, p. 57.

註④ 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W. Curran, *A History of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Beyond* (Belmont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p. 66.

註⑤ S. Rimsky, "Kazachestvo, Religia, Terpi-most", *Mezhdunarodnaya Zhizn*, Iyul, 1992, p. 89.

註⑥ George Vernadsky, *A History of Rus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95. also, George Vernadsky & Michael Karpovich, *A History of Russia Vol. III, The Mongols & Rus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 289~291.

註⑦ Nicholas L. Fr.-Chirovsky, *An Introduction to Ukrainian History*, Vol. II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84), p. 29.

註⑧ W.E.D. Allen, *The Ukraine* (Cambridge: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1), p. 68.

註⑨ George Vernadsky, *op. cit.*, p. 95.

註⑩ W.E.D. Allen, *op. cit.*, p. 66.

大量農奴從事農業生產，惟該批貴族自恃優越感，在烏克蘭地區形成特殊上層社會階級，輕視農奴及因避難或為逃避莫斯科大公國農奴制度之斯拉夫人，加深上、下層社會間的摩擦。一五六九年波蘭與立陶宛締結盧布林盟約（The Lublin Union of 1569），兩公國正式合併；西部烏克蘭亦同時納入波蘭勢力範圍，^①該區之斯拉夫族人被迫改信天主教。^②由於受到波蘭人的經濟壓制、及推動波蘭化政策，故該區的哥薩克經常暴動。^③一五八一年莫斯科大公國加強對其境內農民遷移的限制後，另一波逃避災難之斯拉夫人潮，逃往聶伯河流域，希望繼續享受「古老俄羅斯自由耕作或自由遷移之傳統」，彼等不但參加「哥薩克」行列建立防衛城堡自保，且成為該區重要政治力量。^④

一六〇〇年左右，「哥薩克」約可分為四大支派；包括有烏克蘭哥薩克、頓河（Don）哥薩克、伊雅克（Iaik）哥薩克及居住於北外高加索東部地區的得列克（Terek）哥薩克；哥薩克對俄羅斯向東方西伯利亞的擴張曾有極大貢獻。十七世紀初俄羅斯史上「混亂時期」，烏克蘭哥薩克曾協助叛軍入侵俄羅斯並威脅莫斯科大公國之生存。^⑤事實上，莫斯科政府早期係經由其外交部，來處理與頓河哥薩克有關之事務，且頓河哥薩克經常發動或支持俄羅斯境內農民的各種暴動。^⑥一六二九年，莫斯科曾因頓河哥薩克將沙皇招降的特使處死，斷絕雙方外交關係。^⑦一六三七年，莫斯科雖然瞭解阿左夫地區（Azov）在其與土耳其關係之重要性，惟莫斯科卻因缺乏足夠力量，故依然拒絕接受頓河哥薩克所呈獻渠等占領之阿左夫城。^⑧哥薩克雖依其群居方式可分為城市哥薩克及鄉村哥薩克兩類，惟哥薩克多沿大河流域群居，不但倚賴大河抵禦外侮，更依靠河流捕魚、打獵維生；又每一個哥薩克社團均以一人一票的民主方式決定該團體的領導者，領導人平時依其各自特殊的家規統領全社團，戰時則擁有絕對權力。^⑨

由於撒波羅辛聶（Zaporozine）之俄文含意是指瀑布下游；故居住於聶伯河下游小島之烏克蘭哥薩克又稱為撒波羅辛聶哥薩克；該團體之組成分子均為單身男性，且該組織並規定任何社團分子帶女性至撒波羅辛聶哥薩克區域，將接受死刑之處罰。一五七六年，撒波羅辛聶哥薩克領袖拔托瑞（Stephen Batory）曾向波蘭王提議，將撒波羅辛聶哥薩克人編名造冊給予豐富財富，俾便納入波蘭軍隊系統為王室服務；同時，哥薩克人獲得有財產不得充公、不得向波蘭政府納稅、服勞役、不受波蘭行政約

註① George Vernadsky, *op. cit.*, p. 95.

註② Warren B. Walsh, *op. cit.*, p. 112.

註③ Nicholas L. Fr. - Chirovsky, *op. cit.*, p. 27.

註④ W.E.D. Allen, *op. cit.*, p. 67.

註⑤ Nicholas V. Riasanovsky, *A History of Rus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79.

註⑥ Paul Avrich, *Russian Rebels: 1600~1800*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Inc., 1972), pp. 50~116, 132~173, 180~246.

註⑦ George Vernadsky, *op. cit.*, p. 124.

註⑧ A. Agafonov, *op. cit.*, p. 57.

註⑨ *Ibid.*, p. 96.

東及司法審判等特權。²⁰一五九四年，日耳曼王魯道夫二世（Emperor Rudolf II）曾派遣特使赴撒波羅辛聶哥薩克，提議雙方聯合對抗土耳其人；哥薩克英勇事跡因此名揚天下。²¹

一五九一年至一五九六年期間，烏克蘭哥薩克曾多次因波蘭壓迫而起義反抗。²²一六三八年，波蘭平息哥薩克動亂後，廢除撒波羅辛聶哥薩克自治權，並派官吏統治。²³一六四八年，哥薩克地主賀面尼特斯基（Bogdan Khmel'nitsky）爭取自治的反波革命，在烏克蘭獨立運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²⁴賀面尼特斯基藉反抗波蘭貴族在經濟、政治方面的壓迫並反對波蘭藉推動一五九六年統一東正教與天主教之宗教會議決定，強迫烏克蘭地區信仰東正教之民眾改信天主教，於是煽動哥薩克及烏克蘭地區農奴來聯合韃靼人，發動獨立解放戰爭；該暴動曾獲得全烏克蘭、白俄羅斯及波蘭等地區民眾的支持。²⁵一六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波蘭王爲了平息烏克蘭暴亂，與哥薩克簽訂撒波洛夫和約（The Peace of Zborov），²⁶並同意波軍不進駐烏克蘭、哥薩克享有自主權、給予哥薩克人固定薪俸、提供武器及保障彼等自由身份等條件，乃暫時緩和烏克蘭地區波蘭化及化解哥薩克的反抗情緒；²⁷惟烏克蘭農民因未能從波蘭農奴體系下獲得解放，故烏克蘭反波蘭的動亂隨後再度爆發。²⁸

一六五一年春，波蘭王反悔，不願履行與烏克蘭哥薩克之協定，雙方爭端再起；賀面尼特斯基則因韃靼人的出賣而遭慘敗，故轉向俄羅斯沙皇阿力克斯（Alexis Mikhailovich Romanov）求援。一六五一年至一六五三年，沙皇貴族議會經兩年的辯論與考慮；終於在一六五四年一月十八日，沙皇阿力克斯正式接管烏克蘭哥薩克軍隊。同年三月，哥薩克人與沙皇在撒列雅斯拉夫簽訂協定（The Agreement of Pereyaslav）；該協定雖保障及尊重烏克蘭哥薩克治政治獨立自主及財政獨立等權利，但整個烏克蘭地區卻脫離波蘭統治，成爲莫斯科的保護區。²⁹一六五七年，賀面尼特斯基去世後，烏克蘭進入「毀滅時代」，哥薩克群雄各自獨立相互競爭。烏克蘭獨立運動因此淪落爲哥薩克領袖及少數上層人士爭奪個人利益的鬥爭，成爲獨立運動失敗主因。³⁰惟賀面尼特斯基所領導的革命獨立運動，卻曾鼓舞烏克蘭政治意識，期望改變農奴體制建立獨立國家。³¹

註²⁰ Nicholas L. Fr.—Chirovsky, *op. cit.*, p. 108.

註²¹ George Vernadsky, *op. cit.*, p. 97.

註²² *Ibid.*, p. 170.

註²³ Michael T. Florinsky, *Russia: A Short Histo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4), p. 135.

註²⁴ George Vernadsky, *op. cit.*, p. 178.

註²⁵ *Ibid.*

註²⁶ Michael T. Florinsky, *op. cit.*, p. 135.

註²⁷ Warren B. Walsh, *Readings in Russian History* (Syracuse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112.

註²⁸ Nicholas L. Fr.—Chirovsky, *op. cit.*, p. 180.

註²⁹ *Ibid.*, p. xvii.

註³⁰ B. H. Summer, *Survey of Russian History* (London: The Riverside Press, 1944), p. 228.

註³¹ Nicholas L. Fr.—Chirovsky, *op. cit.*, p. 187.

莫斯科與撒波羅辛聶哥薩克之關係，因賀面尼特斯基逝世而起變化。一六五八年，撒波羅辛聶哥薩克新任領袖維哥夫斯基（Ivan Vygovsky）採取疏遠莫斯科親波蘭之態度，爭取瑞典承認，並與波蘭締結哈蒂雅曲條約（The Treaty of Hadiach）。根據此條約，烏克蘭與波蘭及立陶宛共同組成邦聯，烏克蘭則改稱羅斯大公國（The Grand Principality of Rus'）；^②波蘭在烏克蘭地區再度取得優勢。^③次年，莫斯科強迫賀面尼特斯基之子尤里（Yurii Khemelnitsky）簽訂第二次俄、烏撤列雅斯拉夫條約，根據此協定烏克蘭的自治權大幅縮減且受若干限制。^④一六六七年，俄、波兩國為解決彼等歷史爭端，訂定安德魯索佛條約（The Treaty of Andrusovo），兩國以聶伯河為界，瓜分了烏克蘭；俄羅斯取得信仰東正教斯拉夫人居多數之東岸，波蘭則占領信仰天主教波蘭貴族占多數之西岸。一六八〇年，俄羅斯正式併吞在聶伯河西岸之基輔地區；歷史及宗教因素，種下聶伯河東、西岸人民分裂之情結。^⑤一六八五年至一六八六年，烏克蘭東正教雖喪失其自主權，由莫斯科主教直接管理，^⑥惟烏克蘭哥薩克領袖如維河夫斯基（Ivan Vyhovsky）、馬契帕（Ivan Mazepa）等，卻依舊利用當時俄羅斯、波蘭、瑞典等國相互爭奪波羅的海霸權及俄羅斯、鄂圖曼土耳其齟齬等國際形勢，以及向鄂圖曼土耳其輸誠接受其保護、^⑦協助俄羅斯侵略土耳其、^⑧或聯合瑞典抵制俄羅斯等方式，^⑨試圖在列強爭鬥的夾縫中，保持烏克蘭的政治獨立與自治權。^⑩

一七〇九年，烏克蘭哥薩克領袖們，在彼得大帝與瑞典之波耳塔瓦（The Battle of Poltava）決戰前，放棄渠等與瑞典之同盟四處逃散。^⑪該戰役結束後，彼得大帝派遣特使常駐烏克蘭並設立「小俄羅斯院」（The Little Russian College），負責監督烏克蘭哥薩克領導及其當地政府，俾便瓦解烏克蘭的獨立運動。^⑫一七二七年，烏克蘭哥薩克之行政組織被廢除，其功能則由小俄羅斯院取代，烏克蘭完全喪失其獨立自主權。^⑬一七八一年至一七八三年，烏克蘭完全納入俄羅斯帝國行政、軍事及宗教體系內，除成為俄羅斯的一部份外，並在該區推動「俄羅斯化」；下層之烏克蘭哥薩克納入俄羅斯邊防軍，上層社會亦形成類似俄羅斯貴族般的特殊階級。此後，烏克蘭之文學及語言等獨立文化傳統雖受到俄羅斯文化的侵襲，但位處於東、西文化交流

註^② *Ibid.*

註^③ George Vernadsky, *op. cit.*, p. 129.

註^④ Nicholas L. Fr.—Chirovsky, *op. cit.*, p. 229.

註^⑤ George Vernadsky, *op. cit.*, p. 129.

註^⑥ Nicholas L. Fr.—Chirovsky, *op. cit.*, p. 70.

註^⑦ *Ibid.*, p. 191.

註^⑧ *Ibid.*, p. 197.

註^⑨ Warren Bartlett Walsh,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8), p. 112.

註^⑩ Nicholas L. Fr.—Chirovsky, *op. cit.*, p. 197.

註^⑪ W. E. D. Allen, *op. cit.*, p. 197.

註^⑫ *Ibid.*, p. 206.

註^⑬ Nicholas L. Fr.—Chirovsky, *op. cit.*, p. 236.

要衝的烏克蘭，卻對未來俄羅斯政治與文化的西化有重大影響。^④事實上，十六、十七世紀，波蘭與俄羅斯在烏克蘭地區的競爭，不但是由波羅的海到黑海間霸權的爭奪，更是代表西方反專制個人自由主義思想的波蘭與代表獨裁專制體制的沙皇間的衝突。^⑤

十九世紀之烏克蘭，早已是農業發達工業進步之富庶地區。沙皇尼古拉一世時代，烏克蘭知識分子，開始研究烏克蘭的歷史，並讚揚哥薩克領袖賀面尼特斯基爭取獨立，且認為烏克蘭，而非莫斯科，是基輔大公國的繼承人及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完全不同種。^⑥一八四七年，烏克蘭知識分子，組織了第一個烏克蘭意識形態之秘密兄弟會組織，該會宗旨是以基輔為首都，建立一個烏克蘭為首的斯拉夫聯邦；惟此獨立運動遭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壓抑。^⑦一八六一年，沙皇亞力山大二世的解放農奴及政治改革措施，除扼殺烏克蘭波裔與俄裔合作爭取烏克蘭獨立自主之機會外，更加深兩岸俄羅斯及波裔分裂之情緒；尤其烏克蘭自俄羅斯分離之理念，根本無法得到大多數「俄羅斯之烏克蘭」群眾的支持。^⑧一八七六年，沙皇亞力山大二世更下令禁止所有烏克蘭獨立運動；推動獨立運動之人士則轉移至奧匈帝國境內從事活動。^⑨一九〇五年，聖彼得堡發生革命運動，沙皇尼古拉二世為平息動亂，被迫接受改革；烏克蘭雖曾響應革命運動發生動亂，但未演變成爲民族獨立風潮，惟烏克蘭文學、期刊等卻在革命後獲准出版，間接的爲一九一四年以後的變動伏下火種。^⑩一九〇七年後，奧匈帝國爲反擊「泛斯拉夫主義」在奧匈帝國境內少數民族區的蔓延，故不但庇護烏克蘭分離主義分子，更在幕後推動烏克蘭獨立運動，企圖利用烏克蘭的民族獨立運動來牽制俄羅斯。^⑪

叁、蘇聯時期烏克蘭與俄羅斯關係

一九一四年，普魯士亦開始利用烏克蘭獨立問題，試圖削弱俄羅斯之力量。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黨在聖彼得堡推翻沙皇專制後，烏克蘭議會拉達（The Rada）亦同時宣布成立共和政府，該政府意圖組織各民族平等的聯邦式國家。^⑫由於拉達政府允諾將繼續留在俄羅斯帝國內，故曾一度獲得以支持民族自覺爲手段，俾便減少分離

註④ Nicholas V. Riasanovsky, *op. cit.*, p. 199.

註⑤ W. E. D. Allen, *op. cit.*, pp. 81~82.

註⑥ 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W. Curran, *A History of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Beyond* (Belmont,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p. 368.

註⑦ *Ibid.*

註⑧ *Ibid.*, pp. 244~247., p. 253.

註⑨ 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W. Curran, *op. cit.*, p. 401.

註⑩ W. E. D. Allen, *op. cit.*, pp. 254~256.

註⑪ B. H. Summer, *op. cit.*, pp. 231~232.

註⑫ Michael T. Florinsky, *op. cit.*, p. 454.

主義運動及爭取少數民族向心的布黨承認。⁵³一九一八年二月，布黨藉烏克蘭政府協助白黨叛軍之口實，推翻烏克蘭共和政府，並在該地區建立蘇維埃政權；惟該政府又為普魯士所推翻。同年三月，列寧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政府及普魯士締結停戰協定時，烏克蘭曾以獨立國家身分參與停戰和談。⁵⁴隨後，布派勢力撤離烏克蘭；烏克蘭則在普魯士保護下，由原拉達之成員斯科羅帕得斯基（Paul Skoropadsky），在基輔組織右傾烏克蘭傀儡自治政府。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普魯士戰敗撤離烏克蘭後，傀儡政府再為白黨推翻；沙皇舊部組織（白黨）、布爾什維克黨、烏克蘭獨立派以及波蘭等相互在該區發生武裝衝突，導致烏克蘭再度陷入另一次戰爭混亂時期。一九二〇年四月波蘭在未宣戰之情況下，揮軍進入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地，向布爾什維克分子發動攻擊，企圖恢復一七七二年以來所喪失的領土；俄、波雙方展開激烈戰鬥。由於戰鬥未能解決爭端，故雙方均希望停止戰爭。⁵⁵同年十一月波蘭在英、法等國支持下，與列寧所領導的俄羅斯及烏克蘭代表，訂立里加條約再度瓜分烏克蘭；波蘭占領東加里西亞（Galicia）及沃雷尼亞（Volynia）等地區，俄羅斯則保有大部分烏克蘭，並組織烏克蘭共和國。⁵⁶事實上，烏克蘭內部獨立各派系鬥爭及烏克蘭籍布黨分子的政治陰謀手段配合紅軍之力量，是造成布爾什維克黨收回烏克蘭的主因。若干烏克蘭獨立分子在里加條約後，逃離烏克蘭前往國外避難，並演變為日後烏克蘭獨立運動重要支持力量。⁵⁷

列寧非常注意烏克蘭獨立問題，渠曾指出，「喪失烏克蘭，就等於失去了頭。」⁵⁸然而，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布派雖在烏克蘭地區取得優勢，惟在波蘭之壓迫下，俄羅斯共和國仍於一九二〇年與烏克蘭共和國簽訂軍事及經濟協定；因此，俄、烏兩國間的關係，在一九二一年之前，仍係依照國際協定行事。一九二二年，烏克蘭才正式加入由俄羅斯及外高加索共和國所組織的蘇聯，並成為該體制內的重要一員；而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關係，亦由對外關係轉為內部關係。⁵⁹此後，獨立的烏克蘭完全消失，莫斯科的政策，如「新經濟政策」及史大林與托洛斯基權力鬥爭等，均直接影響到烏克蘭共和國之政局。一九二八年，蘇聯開始加速烏克蘭的俄羅斯化，並深入社會各階層，強調「烏克蘭獨立」為「右傾民族主義」並強力壓抑該活動，烏克蘭的自治權再度喪失；赫魯雪夫即為當時烏克蘭俄羅斯化的任務執行者。同時，一九二〇年代末期莫斯科全面推動集體農場制度；由於烏克蘭農民的抵制農業集體化，拒絕向政府當局繳

註⁵³ Alvin Z. Rubinste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Imperial and Global*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Winthrop Publishers, Inc., 1981), p. 5.

註⁵⁴ Abdurakhman Avtorkhanov, *Stalin and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Munich: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USSR, 1959), p. 199.

註⁵⁵ Victor A. Yakhontoff, *USSR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ward-McCann, Inc., 1945), pp. 44 ~ 46.

註⁵⁶ Michael T. Florinsky, *op.cit.*, pp. 232 ~ 233.

註⁵⁷ David J. Dallin, *The New Soviet Empi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87.

註⁵⁸ David Remnick, *Lenin's Tomb*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p. 243.

註⁵⁹ Nicholas L. Fr.—Chirovsky, *An Introduction to Ukrainian History*, Vol. III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86), p. 239.

納穀物糧食，導致該區在一九三二至三三年間，發生人為的飢荒。此外，烏克蘭獨立分子，於一九三〇年成立烏克蘭自由聯盟（Union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Ukraine: SVU）、一九三一年組織烏克蘭民族中心（Ukrainian National Center）及一九三三年建立烏克蘭軍事組織（Ukrainian Military Organization: UVO）等地下組織，繼續推動烏克蘭獨立運動。^⑩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烏克蘭地方黨、政、軍，亦遭到史大林為鞏固個人權力整肅運動的影響。^⑪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國侵略波蘭打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序幕；同月十七日，俄軍進入波蘭，並將該國再度瓜分，史大林取回一九二〇年里加條約所喪失之土地，並將其歸併於烏克蘭及白俄羅斯共和國。一九一七年即成立的烏克蘭民主組織（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⑫利用二次世界大戰國際衝突的機會，在烏克蘭地區推動獨立運動。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軍經烏克蘭入侵俄羅斯，史大林因此要求美、英等國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同時德軍進入烏克蘭後，導致大量不滿蘇聯政策之烏克蘭軍民乘機向德軍投降；^⑬惟德軍卻未利用該批烏克蘭軍民組織反共產政權之政府。一九四一年十月烏克蘭民主組織雖成立獨立烏克蘭政府；惟該政府亦遭到德國的壓制。一九四四年七月，烏克蘭再度以烏克蘭自由聯盟為基礎，聯合各派組織獨立政府，並掌控烏克蘭大部分鄉村地帶；一九四六年，蘇聯紅軍重返烏克蘭後，俄羅斯秘密警察，立刻以「通敵」及「民族主義分子」等罪名，開始清除戰時「不良分子」；烏克蘭又完全淪入俄羅斯控制。一九五四年，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為慶祝一六五四年烏克蘭與俄羅斯合併三百週年紀念，除宣稱烏克蘭為蘇聯之第二大邦聯外，更將克里米亞半島劃歸烏克蘭所有，表示俄羅斯與烏克蘭友誼永固；惟此舉卻成爲一九九一年「獨立國協」成立後，俄羅斯與烏克蘭爭議之焦點。同時，莫斯科似乎企圖以創造「蘇聯人」之理念，以平息各種族之民族主義。^⑭

布里茲涅夫掌權初期，烏克蘭地方領袖積極爭取文化等自主權，要求減少對區域地方文化之意識形態控制；一九六五年，莫斯科當局曾因此拘捕若干反蘇聯運動分子。一九七二年一月，蘇聯秘密警察再度大肆拘捕烏克蘭不滿分子；同年五月，烏克蘭地區總書記謝列斯特（P. Shelest）遭免職處分。其次，莫斯科利用一九七九年烏克蘭重回俄羅斯懷抱三百二十五週年紀念、及一九八二年基輔市建立一千五百週年慶，強調斯拉夫族永久團結，試圖重新與烏克蘭不滿之知識分子恢復對話，以平撫渠等不滿之情緒。^⑮此外，莫斯科更強調，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具有相似之語言及歷

註⑩ Abdurakhman Avtorkhanov, *op. cit.*, p. 200.

註⑪ Michael T. Florinsky, *op. cit.*, p. 234.

註⑫ Nicholas L. Fr.—Chirovsky, Vol. III, *op. cit.*, pp. 246~247, p. 255.

註⑬ Nicholas L. Fr.—Chirovsky, ed., *Moscow's Russification of Ukraine* (New York: Ukrainian Congress Committee of America, 1987), p. 111.

註⑭ Lubomyr Hajda & Mark Beissinger ed., *The Nationalities Factor in Soviet Politics and Society*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0), p. 176.

註⑮ *Ibid.*, p. 178.

史背景，為斯拉夫族之主幹、「蘇聯人」之基礎。^⑥蘇共前總書記戈巴契夫受到知識分子批評後，對白俄羅斯、烏克蘭等少數民族文化採取較寬容之政策；烏克蘭在其境內積極推動烏克蘭語文及其文化。^⑦

肆、一九九一年後俄、烏關係的建立與發展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一日，烏克蘭人民經公民投票決議宣告脫離蘇聯獨立，並推舉前蘇共烏克蘭領袖克拉夫初克（Leonid M. Kravchuk）為該國總統；自十六世紀起即積極爭取獨立之烏克蘭，終於獲得獨立自主權。同年十二月八日，俄羅斯總統葉爾欽、及烏克蘭總統克拉夫初克、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蘇斯科也維其（Stanislav S. Shushkevich）等三人，在白俄羅斯共和國布列斯市集會，討論有關成立「獨立國協」取代蘇聯之議案；事實上，彼等最初試圖組織一純斯拉夫民族之聯盟，惟遭哈薩克及其他共和國所反對。同年烏克蘭國會在提出「開放邊界」、「協調外交政策」等方面之修正意見後，同意加入「獨立國協」組織。事實上，烏克蘭對加入「獨立國協」，一直抱持消極抵抗之態度；尤其，烏克蘭前總統克拉夫初克更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簽署「獨立國協」草約後立即表示，「獨立國協」不應該是強迫各個獨立共和國放棄自主權之蘇聯式中央集權「超級政府」，且新組織之目的，「是在完成蘇聯各共和國之合理、理性的離婚」；^⑧烏克蘭前總統之主張獲得土庫曼共和國及摩爾達維亞共和國的支持。因此，烏克蘭反對組織統一協調的中央銀行體系、高於各國的跨國議會組織、及統一的軍事領導。^⑨此外，烏克蘭除努力與各國建立關係外，基輔亦積極拉攏中共，雙方以共同對抗俄羅斯擴張勢力野心及取得經濟利益為目的，並主張尊重雙方領土完整；即中共支持烏克蘭對克里米亞半島主權，烏克蘭則尊重中共對台灣的所有權。^⑩很顯然，俄羅斯所主張的統一的銀行、軍事等組織，均已直接威脅到烏克蘭的獨立，基輔則試圖利用外力維繫其獨立自主。

然而，由於受到七十多年蘇聯主導的社會主義統治經濟分工體制的影響，烏克蘭之經濟幾乎成為俄羅斯的附庸；俄羅斯長久以來一直控制著烏克蘭所需要之能源，且為烏克蘭農業產品之主要市場；一九九二年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的貿易逆差已高達二千九百五十三億盧布。^⑪換言之，烏克蘭對俄羅斯之依存度，自一九一七年革命以來，逐年擴大，俄羅斯已成為烏克蘭最大的債權國。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日，為了償還

註⑥ *Ibid.*, p. 187.

註⑦ *Ibid.*, p. 190.

註⑧ Roman Solchanyk, "Ukraine and the CIS: A Troubled Relationship", *RFE / RL Research Report*, Vol. 2, No. 7, 12 February, 1993, p. 25.

註⑨ *Ibid.*, pp. 23~24.

註⑩ Ustina Markus, "Ukrainian-Chinese Relations: Slow but Steady Progress", *RFE / RL Research Report*, Vol. 2, No. 45, 12 November 1993, pp. 19~23.

註⑪ Erik Whitlock "Ukrainian-Russian Trade: The Economics of Dependency", *RFE / RL Research Report*, Vol. 2, No. 43, 29 October, 1993, pp. 38~39.

對俄羅斯之貿易赤字，烏克蘭、白俄羅斯及其他共和國同意將若干其境內之石化工業轉讓予俄羅斯；很顯然，莫斯科有機會再度恢復掌控前蘇聯之經濟。其次，烏克蘭之通貨膨脹已經失控，全國生產狂跌，尚未達到獨立以前的一半。同時，一九九三年七月通貨膨脹率較前年同期高出百分之二千四百三十五；^⑭烏克蘭的經濟正瀕臨破產邊緣，對其竭力擺脫俄羅斯爭取獨立產生關鍵的影響。因此，烏克蘭內部產生重新恢復與俄羅斯密切經貿關係之意見。^⑮事實上，除經貿關係外，俄羅斯與烏克蘭亦在其他問題上發生歧見。烏克蘭顯然對俄羅斯認為黑海艦隊在舊蘇聯地區，應享有特殊權力之理念感到壓力與懷疑，^⑯故就「削減核子武器問題」、「如何合理的分割黑海艦隊及其財產」及「克里米亞半島歸屬」等問題上，烏、俄雙方仍存許多爭議。^⑰

一九九三年一月，基輔與莫斯科雙方的領袖曾就「獨立國協」、「領土問題」、「國民、稅務、及退休金」、「削減核子武器」、「黑海艦隊及有關海軍基地設施」、「外債及蘇聯財產」、「西方援助」、「財政衝突」、「服務費之徵收」以及「能源價格」等問題，舉行高峰會議並交換意見。^⑱烏克蘭雖曾於宣告獨立時表示，願意將蘇聯時代部署於其境內的核子武器運交俄羅斯，惟基輔卻提出以核武向俄羅斯換取核能發電原料之意見，拖延解決消除核子武器的問題，並企圖利用該事件為籌碼，爭取西方的支持與援助及平衡來自俄羅斯不斷的壓力。同年九月三日，俄羅斯與烏克蘭兩國領袖，再度於克里米亞麻杉得拉地區舉行高峰會議（The Massandra Summit），討論有關銷毀烏克蘭核武及分配黑海艦隊財產問題；會中雖曾傳出獲得烏克蘭以核子武器及黑海艦隊，償還其積欠俄羅斯的債務之具體結論，惟會後卻遭到雙方的否認。^⑲次年一月十四日，烏克蘭前總統克拉夫初克，在西方各國說服及壓力下，與美國總統柯林頓、俄羅斯總統葉爾欽，共同簽訂解決烏克蘭核子武器問題的三邊條約；惟烏克蘭國會卻傳出反對該協定的聲音。^⑳

其次，烏克蘭自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獨立以來，即宣稱舊蘇聯時代駐防於該國境內所有非戰略軍事設施與部隊，均歸烏克蘭所有；俄羅斯立刻指出，黑海艦隊應屬於戰略武力，且該艦隊海軍官兵多為克里米亞半島俄羅斯人，故不應屬於烏克蘭，雙方因此引發黑海艦隊歸屬權爭議及艦隊官兵效忠問題；隨後，俄、烏雙方同意以協商方式解決該爭端。次年六月，俄、烏雙方決議分割黑海艦隊及其有關設備之原則，惟如何分割卻未能獲得具體結論。同年八月，俄、烏雙方則同意將黑海艦隊自獨立國協軍事

註⑭ *Ibid.*, p.42., also Simon Johnson and Oleg Ustenko, "Ukraine Slips into Hyperinflation", *RFE / RL Research Report*, Vol. 2, No. 26, 25 June 1993, pp. 24~32.

註⑮ *Ibid.*, p. 41.

註⑯ Roman Solchanyk, "The Ukrainian-Russian Summit: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p.cit.*, p. 28.

註⑰ *Ibid.*, pp. 28~29.

註⑱ Roman, Solchanyk, "The Ukrainian-Russian Summit: Problems and Prospects", *REF / RL Research Report*, Vol. 2, No. 27, 2 July 1993, pp. 27~28.

註⑲ Bohdan Nahaylo, "The Massandra Summit and Ukraine", *RFE/RL Research Report*, Vol. 2, No. 37, 17 September 1993, pp. 2~6.

註⑳ John W. R. Lepingwell, "The Trilateral Agreement on Nuclear Weapons", *RFE/RL Research Report*, Vol. 3, No. 4, 28 January 1994, pp. 12~20.

統治系統中撤出，雙方共組黑海司令部，共同管理黑海艦隊至一九九五年。^⑦一九九三年六月，由於烏克蘭財政吃緊貨幣貶值，導致領取烏克蘭幣的黑海艦隊官兵發生抗爭行爲；因此，俄、烏雙方再度決定平分黑海艦隊。次月，俄羅斯國會宣布，黑海艦隊之基地總部歸俄羅斯所有，有關解決黑海艦隊問題再陷僵局。同年九月，烏、俄兩國在麻杉得拉地區舉行高峰會議，更將黑海艦隊歸屬問題複雜化；此外，烏克蘭國會議長莫羅茲（O.Moroz），於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接受記者訪問時雖曾表示，「黑海艦隊的所有軍艦都應當移交給俄羅斯，烏克蘭只留下岸上基礎設施」，惟渠仍堅持烏克蘭海軍仍應當駐紮於黑海艦隊使用的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等軍事基地。^⑧很顯然，莫斯科與基輔雙方，就黑海艦隊及其駐防之海軍要塞的歸屬問題仍有相當的差距。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日，俄羅斯國防部官員與烏克蘭國防官員，曾對黑海艦隊歸屬問題作全面性的協商，雙方並擬簽訂草約，惟在俄羅斯堅持黑海艦隊司令部歸俄羅斯的情況下，協商再度宣告破裂且雙方相互指責。^⑨此外，克里米亞半島歸屬問題，亦困擾著俄、烏兩國。克里米亞半島原屬於韃靼人之居住地；史大林曾於一九四四年，以民族遷移方式將該區居民遷移至中亞地區；因此造成俄裔斯拉夫族，在克島民族結構上佔壓倒性的優勢地位。一九九一年烏克蘭宣布獨立後，克島之俄裔人士即利用各種方式，表達回歸俄羅斯懷抱及恢復舊蘇聯帝國之意願。^⑩一九九二年五月，俄羅斯國會更決議通過，宣布一九五四年將克里米亞半島贈與烏克蘭之決定缺乏法律基礎。^⑪此外，一九九四年兩次公民投票結果顯示，基輔已喪失在克里米亞之影響力；烏克蘭對莫斯科企圖利用形勢，重新控制克里米亞半島感到憂心。因此，烏克蘭以消除核子武器問題國際化、堅持抗拒在「獨立國協」內設立任何跨國或統一領導組織、及呼籲波蘭、匈牙利等國共同組織區域安全體系等手段，緩和莫斯科要求回歸的壓力。很顯然，烏克蘭試圖套用歷史經驗，再度利用國際形勢來保障其獨立自主的地位，惟西方各國卻僅關心基輔對削減核武之態度，不但未能提供適度經濟援助協助基輔脫離困境維持其獨立，且根本忽視基輔欲藉區域合作以保障其生存的事實。^⑫

伍、俄、烏未來關係的發展

一九九二年九月，蘇聯時代遺留之烏克蘭總理幅金（Vitold Fokin），由於其經

註⑦ Ustina Marus, "The Ukrainian Navy and the Black Sea Fleet," *RFE / RL Research Report*, Vol. 3, No. 18, 6 May 1994, p. 34.

註⑧ 莫斯科華語廣播輯要，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註⑨ *Ibid.*, p. 36.

註⑩ Andrew Wilson, "Crimea's Political Cauldron" *RFE / RL Research Report*, Vol. 2, No. 45, 12 November 1993, p. 1.

註⑪ Roman Solchanyk, "Ukraine's Search for Security", *RFE / RL Research Report*, Vol. 2, No. 21, 21 May 1993, p. 3.

註⑫ *Ibid.*, pp. 1~6.

濟改革政策失敗，渠職位由烏克蘭總統克拉夫初克任命工業領導庫出馬出任。庫氏原為聶伯河地區世界第一大飛彈製造廠廠長，渠繼位後，立刻強調緩和經濟改革步調，採取逐步將中小型企業私有化之策略，並強調「烏克蘭與俄羅斯密不可分之經濟關係」。^⑤根據歷史之經驗判斷，烏克蘭不但是西方文化、科技輸入俄羅斯的重要孔道，且早已被莫斯科認定為渠之勢力範圍。又烏克蘭獨立運動，似乎一直僅是烏克蘭知識分子上層社會奮鬥目標，尤其烏克蘭知識分子，至今對烏克蘭獨立之方式仍未能取得共識，經常在是否完全脫離俄羅斯獨立自主或在大斯拉夫國內爭取與俄羅斯之平等地位，搖擺不定猶豫不決。其次，由於種族、宗教及經濟等原因，烏克蘭脫離俄羅斯獨立並未獲得基層社會的支持。因此，歷次烏克蘭獨立，均是藉由國際衝突所造成之短暫現象，最後均遭失敗命運。此外，十九世紀的「泛斯拉夫主義」，經常是有效分化烏克蘭內部意見、打擊烏克蘭獨立運動的利器。

一九九四年烏克蘭選舉後，主張與俄羅斯加強關係之親斯拉夫勢力似乎取得優勢；尤其聶伯河東岸及克里米亞半島地區，已幾乎形成俄羅斯的附屬地區。由於聶伯河東、西兩岸壁壘分明的歷史因素，國家認同與地位的認定將是烏國議會內敏感話題，且必將影響未來烏克蘭政治的穩定。未來的俄、烏關係，誠如烏克蘭前總統克拉夫初克回答克里米亞消息報訪問時承認「烏克蘭應當同俄國在一起，此外別無出路，他們已在一起生活了三百年」，^⑥渠亦承認「獨立國協有其存在價值」^⑦及烏國會前最高蘇維埃主席格里涅夫亦主張「只有恢復（俄、烏）兩國斯拉夫國家間傳統的聯繫，才能夠實現烏克蘭經濟的改革」。^⑧很顯然，烏克蘭經濟改革失敗，不但迫使烏克蘭領袖們認清基輔與莫斯科的關係必須調整，且給予俄羅斯以經濟手段達到掌控烏克蘭的機會；事實上，莫斯科早已視烏克蘭為其禁嚮。其次，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亦曾表示，渠迄今未曾遇見任何同意接受烏克蘭真正獨立的俄羅斯人；^⑨俄羅斯外長科茲列夫亦公開支持「烏克蘭與俄羅斯重新聯合」；俄羅斯總統葉爾欽欽政治顧問斯坦科也維契（Sergei Stankevich）則宣稱，烏克蘭及白俄羅斯屬於俄羅斯的勢力範圍；^⑩及若干俄羅斯學者甚至指出，在俄羅斯歷史上並無所謂「烏克蘭族之存在，…只有一個包含小俄羅斯、白俄羅斯、及大俄羅斯之俄羅斯族」。^⑪很顯然此類的言論充分顯示，莫斯科至今僅認為「烏克蘭獨立」是一短暫現象，且深信烏克蘭終將回歸於俄羅斯的懷抱。^⑫然而，在西方國家對烏克蘭獨立抱持冷漠態度及烏克蘭經濟及政治隨時面臨崩潰

註⑤ Roman Solchanyk, "Ukraine: A Year of Crisis", *RFE/RL Research Report*, Vol. 3, No. 1, 7 January 1994, p. 38.

註⑥ 莫斯科華語廣播輯要，一九九四年三月三十日。

註⑦ 莫斯科華語廣播輯要，一九九四年四月三日。

註⑧ 莫斯科華語廣播輯要，一九九四年四月一日。

註⑨ Roman Solchanyk, "Ukraine's Search for Security", *op. cit.*, p. 2.

註⑩ *Ibid.*, p. 3.

註⑪ Roman Solchanyk, "The Ukrainian-Russian Summit: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p. cit.*, pp. 27~28.

註⑫ Roman Solchanyk, "Ukraine's Search for Security", *op. cit.*, p. 3.

的現實壓力下，基輔的確必須採取務實及現實的態度，解決渠與莫斯科之間齟齬關係。⑳因此，在希望改善烏、俄關係之庫出馬出任烏克蘭新總統及烏克蘭國會最近通過允准前共產黨重新恢復活動等因素的配合，㉑俄羅斯與烏克蘭在以往歷史的基礎影響下，烏克蘭必定將重新受到俄羅斯勢力左右，且重新恢復雙方三百多年來的密切關係似乎已成定局。

*

*

*

註⑳ Peter Passell, "Kiev Takes Free-Market Pledge Pragmatic Ukraine Leader See No Other Choic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Friday November, 25, 1994, p. 14, also "Ukraine Edges Back", *The Economist*, November 19th 1994, p. 55.

註㉑ 聯合報，民國八十三年十月二十日，版九。